

詩

問

詩問

棲霞牟應震寅同氏纂

鄭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餐兮

緇衣上下之通服論語緇衣羔裘適館謂賢者適其所居之館也還言自館還私室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餐兮

緇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餐兮

緇衣

好賢也衣敝爲之衣自館而還爲之食反覆丁

士

初仕而卿大夫作養之與集傳謂周人愛武

公父子而作周人之詩當繫之雅武公爲天子卿

士而好之者以解衣推食爲德無乃頌頊乎且武

公隨平王東遷取於鄆補丹位梁歷華十邑

有之十邑東周畿內地其取之也秦王命乎抑

以詐力奪之乎後儒痛誠者併美于武公恕之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仲子祭仲也

杞喻太叔段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讟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

諷祭仲也莊公之欲除叔段而未遽行者畏  
父母諸兄國人之言也仲乃慙息之故詩人

託爲女子之言以譏之曰豈敢愛之其言遜曰仲  
可懷也其辭婉卽以父母兄弟國人之畏消其陰  
謀使叔能戢或亦可免而卒不免焉殆亦有自  
取之咎與此叔于田大叔于田之所由作與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

刺大叔也。二句直言以刺之。田狩于野而曰老無居人。魯飲酒無厭馬。以此見叔之虐。

疾而邑人畏避也。三句變言以刺之。仁主愛人。巷無居人。又誰愛乎。以虛知叔之仁。不過仁犬馬。仁侍從耳。酒古人所戒。而曰好。以此知叔之沉酒。不過任酒。侵氣耳。服馬匹夫事。而曰武。以此知叔之馳馬。試劍。不過如下文袒袒暴虎之事耳。以下三句。回讀上二句。聽之者。不我罪也。序曰。國人說而歸之。是被

詩人瞞過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駉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禮祀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及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駉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鶉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貝臯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朋忌抑豈弓忌

大叔于田

諷太叔也吳庸公曰此篇全是諷語如猗  
嗟之美魯莊意全在言外戒其扭而傷女

智者已窺其端  
俛而叔不悟耳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靡靡二矛重喬河上乎迤邐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旋還也抽抽去也所謂師散而歸也中軍謂高克也  
作好猶言作樂也言師已散去而中軍猶作好而不

知無

乎

清人

序刺文公也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

清人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以水漬物曰濡侯疑是厚之假借對下渝字舍釋文音豬王云受也渝遂輸薄也舍命不渝言受命不渝也猶今人云好命也○一說舍語詞猶今俗語曰這也與論語舍曰欲之孟子舍皆取諸官中而用之說皆可通論孟二舍字亦皆讀豬毛是云凡言此箇皆曰者箇今訛爲這字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司直理刑之官言能直人之不直也武夫可直用進其才也

羔裘宴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蕭索

利位不當也詩稱彼其之子者五揚之水沮洳

檇聊侯人及此篇皆外之輕之之詞衛君子偕

老刺宜姜未句云邪之

媛今正與此篇同旨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袂兮無我惡兮不寤故也

是上作山下作走故說文會意曰居之遠也此則皆言乘居同體之意今俗合人已道稱曰寤卽此字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魏兮不寤好也

遵大路

留賢也。三用今字未換也字惟施工同彼用何字呼應此用不字知也是活字

女曰鷄鳴士曰昧且子輿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

鳧與屬

味博雅冥也昧且猶若犬不明也屬皆是屬字衍文爾蓋也今以夜盡白與爾也皆解與下文不符夜昏



不見鳧屬如  
之何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官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  
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明之雜佩以問之知  
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知子謂朋友之知其夫者  
猶人之自稱曰知己也

女曰雜鳴

黃婦慰其夫也曾二句法者言其女常情  
往往女告曰鷓鴣鳴而士答曰味且子起

之明星將闕矣弋鳧與屬此其時矣子加之則子  
為宜之宜之而飲酒偕老如琴瑟之在御始莫不  
靜好也世有知子而來者我以雜佩贈之不來而  
與子順者我先以雜佩問之來則贈焉而與子

好者我以藉佩報之安貧  
守業惜老永年樂何如之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  
音不忘

有女同居

賀新婚而勉之好德也同車親迎也佩玉  
德佩也將將知步也德音法言可式也車  
奉德音來括集傳疑爲淫奔過矣序以爲刺忽忽  
之辭婚立言正大有何可刺序以詩文有孟姜二  
字耳姜于春秋爲望族娶姜姓女者各國有之卽  
非姜女而人配稱之猶都人上非尹吉而謂之尹  
媾也衛桑中曰美孟姜矣衛  
門曰豈其娶妻必齊之姜

山有扶蘇隔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蘇者草扶音其亭直故荷華亦曰扶渠也扶蘇喻君荷花喻臣

山有橋松隔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有扶蘇傷無明君也言上有明君則下有賢臣乃不見都充而見狂狡專言臣不賢而君之

不明在言外矣

薜兮薜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女即斥伯叔也

薜兮薜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薜兮思持危也屨氏榮曰此小臣有憂國之心乎大夫而告之言猶葉風吹不能以息豈可坐視

而不相與維持之乎伯叔諸人夫其  
亟圖之患無倡者不患無和之者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狡童謂祭仲子謂昭公禮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言  
彼狡童雖不與我言而我知其將不利于子也維子  
之故使我憂  
懼不遑餐矣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

序指臣擅命也 問序首句云刺忽奚不用曰

序有首句得而下文序者亦有下文得而首句  
序者觀其與經文符合否耳信序者謂首句皆  
史所題不知國史當日見一詩而即知其美  
某也抑作者告于國史曰吾美某刺某也忽  
君而國史居然名之六卿饒宣子子旗賦有女曰  
車子柳賦燕兮明明題其先君之  
惡而大夫居然歌之有是理乎

子惠思我實勞涉澗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

子惠思我實勞涉澗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

且

**序**

序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左鄭六卿** 餘宣子于郊子太叔賦舉裳宣子曰  
**趙** 在此敢使子至于他人乎 前四篇當是一詩  
**詩** 曰狂且曰狡童曰狂童當是爲一人刺云刺蔡  
**仲** 者似爲得之仲先立忽旣逐忽而立突旣又逐  
**突** 而迎忽故詩人深疾之或謂仲已老不應自爲  
**童** 則又失  
**之** 泥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謂晉人巷絳兩字古皆讀若  
洪晉郡絳邑故以諧聲爲喻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子謂楚人堂棠通音棠  
楚邑名左伍倫爲棠君

衣錦裝衣裳錦裝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裝裳衣錦裝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楚以蠻夷長中夏有倒置意故先裳後衣  
也駕與女行謂從晉駕與女歸謂從楚也

丰刺無信也襄公八年楚伐鄭子驪曰民急矣姑從  
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獲牲玉帛待于二  
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子辰曰小所以事  
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

東門之墀茹蔥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除地曰墀言深靜也茹蕙擗草可以樂將  
喻人有顏色也首句與三句次句與四句

東門之栗有虞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栗喻人嚴厲也虞

言室有行列也

東門之墀

思隱逸也首章卽之不可二章招之不來  
論語唐棣之華四句疑卽此詩末章首

言東門負郭而居也末以唐棣起興而曰偏反意  
者迷於僻處而反於草野也故首言室迥而終言  
室遠也後有誠意好賢雖不受羅致而亦不難就  
見故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疾當時君大  
夫託言好賢而無誠意有無限感慨今本無此章  
或後人因子言而妄刪之說論語者定爲逸詩夫  
子讚是詩而品評之其不逸於孔子之前明矣逸  
於孔子之後則定爲此篇脫簡可備一說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

思君子也既見設言之也風雨雞鳴非客至之時苟至而見之矣則必不感嘆於風雨之如晦

雞鳴之不已矣如晦者天已明而猶如不明也蓋徹夜不寐雞遲之聲歷歷在耳故至天明猶悵悵於雞鳴之不已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子衿

序刺學校廢也按序以此詩爲刺學校廢者本左傳然明有毀鄉校一語耳紫陽舊用其說然



青不必定爲士服自不能定其必爲學校作也故  
集傳改爲淫奔而近今說者爲兩男子相悅之作  
云本齊詩未詳所  
據姑遵序可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惟予與女無信人之言

實廷女

楚散木束之則比合而重喻微駟  
之君不能行令於成黨之臣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惟予二人無信人之言  
實不信

揚之水

序閱無臣也鄭氏曰  
作此詩者同姓臣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

樂我員

出其閭闈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出其東門

閭風俗淫亂也其爲鄰國之人斥鄰國與抑本國彼邑之人斥此邑與均不可知而要非本土人也笑以明之門曰其門故知非本土人矣術風曰出自北門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

蔓草自喻

美喻美人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

子偕臧

野有蔓草

喜遇賢也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郊傾蓋而語贈以束帛子路曰士不中道

相見子曰詩不云子  
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訐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  
之以芍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訐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  
之以芍藥

上且字徂之省文下且字如字相譌者  
口譌也將譌者士女相將以爲譌也

溱洧

序刺  
亂也

鄭二十一篇

班固志地理取東門之墀及溱洧爲  
淫風而鄭詩之淫者實止溱洧一篇

耳紫陽斥爲淫奔者十五只因有鄭聲淫三字  
橫據胸中遂使忠臣志士一齊埋沒先入爲主  
之害有  
如足夫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子謂君所御者庶幾之省文古讀撫若庶釋名庶撫也告以雞鳴朝盈矣夢寐之中心在恐曉曰匪雞則鳴無乃爲蒼蠅之聲乎告以東方明朝昌矣既醒之後知其未寤曰匪東方則明其猶爲月出之光乎未幾而燕飛薨薨果將明矣豈不甘與子同夢乎然會者且將歸矣無使羣臣撫予之過而歸咎於子也雞鳴賢君勤政也問序以爲思賢妃也說者可從雞鳴曰甘與子同夢出自妃嬪之口不似且呼君爲

子覺亦非禮

子之還兮遭我乎獨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儼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獨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仕牡雉也衛風雉鳴求其牡前後二章言獸此章言禽猶傳禮一二章言狙特三章言鴉蓋獵必禽獸並獲也問牡字屬雉疑未確曰詩稱四牡家畜也故知其爲牡也試思山中之獸有可一見而知其爲牝爲牡者乎兩狼兩肩何知非皆兩牡乎非狼非肩兩牡又何屬乎詩人不若此夢夢卽禽之中一見而知其爲雌爲雄者亦惟鷄雉耳衛風雉鳴求其牡

子之昌兮遭我乎狝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臧兮

還獵者自雄也章氏曰首句已譽人也末句人譽已也中二句人已並有能也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

著

序刺不親迎也此未至壻門而懸揣之詞正不知其俟於何地充耳尙之之何以也故九用乎而乎

而者疑詞也如曰已至壻門俟可履易充耳亦履易耶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履禮也釋名飾足以爲禮也易曰素履往卽就也我卽卽我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闔兮在我闔兮履我發兮

發動也我發感發我也商頌率履不越遂視旣發

東方之日

喜見賢也 闔舊以彼姝爲女子曰彼姝者子何以界之亦女子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晡顛倒裳衣倒之類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樊圃之藩也狂夫謂召令之使呼號如狂也瞿瞿疾視也言我方有事折柳樊圃而召令之夫瞿瞿而來我本不能夙夜趨事而不夙召則暮召也

東方未明

繁役妨農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旣曰歸止曷

又懷止

南山喻君位雄狐淫獸喻襄公懷釋召回也本有去意回來就己也言旣歸魯何又回齊也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旣曰庸止曷



又從止

兩繡之省文方言繡綉也繡之東西或謂之繡或謂之綉郭注曰履中綉也卽今之鞋帶也屨賤五兩喻合者多冠尊故雙綉喻夫婦從一也

蕤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蕤麻喻教女獨取麻者麻性直也荀子蓬入麻則直畝喻父母術從其畝喻當先正其父母也鞠養也小雅母兮鞠我言既告之則當早歸之何又久鞠之也據詩言是文姜在家已與襄公通也公與姜氏如齊姜氏欲與之也申繻之誅有所聞而云然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

止曷又極止

薪喻女折喻樺斧喻媒事物之盡頭處曰極天曰南極北極地曰四極五常曰五極六惡曰六極訓至訓止皆是而曷不完曷又極止言既已得止曷又遂其所欲至此極也記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南山

刺潰也首章刺襄公二章刺文姜三章刺文姜父母四章刺桓公由比與不之劃然分明也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切切

甫田喻家世之大謂公族也莠亂苗之草喻公孫無知也騶騶喻侈傲也左無知有龍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遠人謂小白左襄公立無常帥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無田甫田維莠稂稂無思遠人勞心坦坦

稂稂喻暴戾也騶騶于已稂則虐于人矣左無知虐于雍廩當不止虐于雍廩也故曰稂稂

婉兮變兮總角非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此專爲襄公言之婉兮變兮言其儀表美也總角非  
今言其猶有童心也弁本作兗說文見也言其清代  
爲君也

甫田

閔國將亂也無知公孫也而驕驕乘乘小白賢  
公子也而出奔外國魏然居高位者又復無常

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有驚其不似人君而爲人君  
之意亂之將作不獨鮑叔知之也問序刺襄公  
不修德而求諸侯後人守其說無異議曰詩皆有  
旨若如舊解全從空際取象無一著落語三百篇  
中無此體例且考襄公在位十二年桓十八年討  
鄭殺子亶閔元年遷紀之三邑莊五年伐衛納惠  
公而書與文姜會者六會祿會祝丘會于師會防  
會殺其人蓋淫蕩鮮恥而無遠畧者序謂其志大  
心勞覺不相符

盧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慧

盧重鉞其人美且德

盧令

序曰刺荒也令令犬屬人也仁人愛犬也慧說文髮好也得讀若肥通作思多讀也左于思于

思犬毛蟲即以髮配相較疾之深故晉之毒也  
問仁字如此解太僕曰仁字詩二見叔于田及此  
篇叔之仁以好酒馳馬對舉此以髮德對舉如之  
何可深解也而序曰陳古以風豈後世之人猶及  
見古人之髮且德乎即見之  
亦有何可取而以之風人乎

傲笱在梁其魚魴鯀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傲笱在梁其魚魴鯀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筓在累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筓

文選齊也春秋莊元年三月夫人遷於齊問何如爲遜曰首言敝筓縱魚漏網矣助諫以

大小言動小隊大也助諫以多寡言諫行必羣也如雲喻其行也如雨行有聲也如水則行之疾也倉皇奔遜之狀也唯唯韓詩作遺遺義尤顯著宜從韓詩改作遺遺爲得

敝筓薄薄篚第朱鄰魯道石蕩齊子發夕

筓與馳射馳言疾驅言緩也衛風驅馬悠悠薄古謂薄與與却通音薄薄猶徐徐也篚第朱鄰明文姜不守喪制也二三四章末皆用雙聲此云發夕互文也對夕言當云朝而曰發明其發于齊也對發言當云至而曰夕知其未至于魯也發夕卽初行言豈弟言其色之悅翔翔言其體之適遊遊則放然自得矣

四驥濟濟垂轡馮淵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濟濟猶齊齊也。泗泗猶爾爾也。垂緜也。馬緜行則也。其轡故垂也。四墮濟濟可以馳矣。垂轡淵淵行故緜也。齊子豈弟至魯境時也。猶曰我心則辟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汶在魯北度汶則魯境也。彭彭說文聲也。儻疾急也。吉日德德侯侯言其緩德德言其急也。始行之緩懼魯之不我納也。疾汶之後知不我拒也。故從人疾而文姜樂也。

載驅文姜迓齊復歸魯也。春秋書迓不書歸不與其歸也不與其歸而詳書其會重其罪也。按莊元年二月夫人迓于齊二年會齊侯于禚則夫人之歸魯未知其在元年在二年也。卽在二年桓公之喪未終制也。如之何。何。何。朱耶也。

猗嗟昌兮履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

則滅兮

抑飾也揚仰也其履而長也身雖俯而若仰也首三句美其形體四句美其精神五句美其儀容末句美其

射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我甥兮

名猶名山大川之名此句亦舉全體承首章上三句言逐層分承言體不但長也而且名也目不但清而且清也行不但巧而儀無不成也射不但中而射無不中也甥婿也孟子帝館甥於戚也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

禦亂兮

體不但昌名而且變也目不但清揚而且婉也不但  
儀成御舞亦中選也不但無不中且中實一處也反  
言以四矢

反魯也

倚嗟

序刺魯莊公也春秋之世國教不肅惟齊尤甚  
哀姜年已及笄公聞其美而亟欲得之二十

年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夏如齊觀社又遇子穀  
冬盟于扈二十四年夏如齊送女至八月乃以夫  
人姜氏入意必枉爲炫耀以求悅於哀姜故穀  
曰尸女也而哀姜之不守國訓齊人知之故曰四  
矢反兮以禦亂兮所以儆之者微矣其  
後通慶父弑子般亂之終成有自來矣

齊十一篇

魏

左傳曰霍楊韓魏皆姬姓  
也始封之世系不可考矣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要之祿之好人服之

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工詩稱女未三月也  
棘辟通音琳字當與裳通義要之祿之也  
縫裳言之要爲裳之要祿當是裳之裝積也  
好人二字詩不二見傳以爲女集傳以爲男集傳義長然稱爲好人其專務華飾而洋洋自好者與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  
佩其象揅維是褊心  
是以爲刺

葛屨

序刺褊也葛屨不可履霜女手不當縫裳而要

褊會不一惟其內人之勞是胡褊心褊心猶今云褊心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

公族

沮洳

利澤曲新澤也沮洳下濕之地不產美桑喻鄉曲無美才也段不可為故又求之于一方一曲

也莫之爲言者也喻老年人也爛於月旒故曰美無度桑之爲言世也中年英發故曰美如英黃之爲言績也喻意者也英旒旒逸故曰美如王而來自

王而來自  
公族公行也

園有桃其實之微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

園喻國桃喻小敬喻伐削彼自謂也自  
人言之故以我爲彼也子卽不知我者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  
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 憂國事也序以爲園小而偏日見侵削詩人  
借此與之義托出言園有棘其實人必殺之

我心憂之歌之謠之而不知者謂我以歌謠驕也  
彼歌謠者是哉而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豈亦未之思耳思則知我破福之非驕矣  
果甘美故殺之棘之質小而詳亦宜食之致國之  
如碩果不食也得乎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  
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  
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  
旃哉猶來無死

陟岵

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猶來無止  
兩轉句借借同役者恐孤身有密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閉閉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間

擇地僻隱也十畝之間桑者閉閉知無苛政可以卜居矣十畝之外桑者泄泄地級

怠惰不急正業行與子逝無此還廷也上章言有此仁里則可借隱二章言無地可居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

檣摩田器今俗謂之榜釋名檀坦也摩之使坦然平也是漢時猶呼榜爲檀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  
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滸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鵝兮彼君  
子兮不素飧兮

檀之爲言貪也伐檀去貪也寘之河干令其自新也  
河水清可以潔身也漣爾雅作澗大波也且連喻人  
更當有爲也故下文以稼穡狩獵屬之也君子以位  
言君子有君子之責非素餐也人可不自勉乎河水  
清以上喻人當去貪且連以下喻人當有爲輔也  
喻位之次者輪倫也喻位愈卑而衆多者故下文取  
喻亦由多而少  
由大而小也

伐檀

鬼人以有守有爲也六計廉爲本故且捷且直且淪屢易而清無變文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卽鼯鼠古今註螻蛄也碩鼠喻卿大夫女直斥卿大夫也三歲者考績之期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

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

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碩鼠

序曰棘重斂也黍古人重品麥次之苗則盡禾之性矣我所非直謀自安也誰之永號人盡斂

虞樂可

知也

魏七篇

魏唐二國詩序多言刺儉儉美德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而衛以重典有何可刺也葛屨之詩曰爲其褊心是以爲制序自喜得間遂連而及之余不謂序之陋而笑後人之隨聲附會也

唐

叔虞之封也二世而改晉十世之後而有詩詩仍繫之以唐守舊也或謂示不忘堯曲說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

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罔暱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

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愒無已太康職  
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

勸思也 居居處也思其居謂如幽風蟋蟀向墜

戶索綯乘屋之類故曰良士黷黷黷者通物

黷視也外外事也思其外謂如幽風築場納稼之

類故曰良士黷黷黷者拮据不遑也思其憂則

如慮及凶荒謀及子孫之類而下曰休休言無憂

也上二節勉之下一節戒之季札曰思深哉其有

陶唐氏之遺風乎 舊解居外字過深以下有良

士二字然三章有役車其休句知爲老農言之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縶子有車馬弗馳弗  
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櫟有杻子有廷內弗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

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粟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

以丞賢也山樞喻上下樞樞漆喻君榆樞栗喻賢材衣裳車馬所以貴功鐘鼓酒食所以

贊賢如其用之人心可同故曰喜樂國祚可長故曰永日宛其死矣喻喪國也不曰喪國諱也他人謂曲沃也序謂昭公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自樂有朝廷不能罷幣政荒民散將以危亡信如序云曳斐衣裳馳驅車馬遂可免于危亡也乎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

不樂

水微弱喻晉石喻沃素衣朱隸使者之服飾與綠衣黃裳義同子靖使者蓋時有出使于沃者君子謂桓叔也言我從子至沃既見君子宜樂而不樂者何也舊解以子與君子並指桓叔似不分曉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纁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粼粼皓皓見形也粼粼則有聲矣故曰我聞有命既見君子不樂而憂者爲其有不敢告人之命也不敢以告晉也

揚之水

刺桓叔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

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室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

且

椒聊

憂曲沃強盛也晉自昭公元年封其叔父桓叔

侯立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鄂侯立二年  
入春秋其後爲哀侯小子侯哀侯之弟緡至魯莊  
公十四年武公滅晉晉與曲沃相持幾七十年曲  
沃弒君五逐君一則所判爲彼其之行者未知其  
爲桓叔與否莊伯與爲武公與而  
序以爲刺昭公何昭公之不幸也

黼黻東漸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

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

此粲者何

綢繆

謂新婦也薪散而綢繆束之喻男女異姓而婚  
相合之也三星在天初昏之夕見於東方也在

隅東南隅也在戶正南也夏小正漢案戶首章  
女末章謂男中章並謂男女也序以不得其時爲

解未確說  
見標梅註

有林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知我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有杖之柱其葉青者獨行畏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鑿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伙焉

杖傳特也獨生木也柱亦取獨音以爲喻也清清菁菁喻有輔也反與已之無助也

杖杜

修我特也

蕭裘豹袂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自我猶言由我也居居猶處處也彼蕭裘而豹袂者由我之故而人容其居居于此邑也豈無他人惟子

爲故

舊耳

羔裘豹襲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究究猶察察聽其治理也

羔裘

刺大夫之食采者蓋必始以爲賢而汲引之後不能修其職者也

肅肅鳴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鳴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鳴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肅肅嚴整也凡言肅肅同苞柔條叢生也集于苞栩集也栩之勞得所安也反喻己之不得安謂力田也麻說文披靡也鹽盥瓊也漢書器用鹽焉鹽讀若摩摩坐雙聲蓋當時方言故詩人屢用之今俗曰模糊

詳原鹽轉音也有所有安身之地也有極有盡事之時也有常集傳復其常也問棚棘桑有取義否曰此似從苞字取義苞飽也與下文何食何善也詩言苞者三此篇及長風四牡味其下文可見也問舊說鴝無使賦集木則苦其說如何曰鴝亦菴鳥春北秋南無見其止木者形大於屬非柔條所能勝也詩人托與斷筆意空

作証識者

鴝羽

悲失業也曲沃凌晉史不絕善隱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桓九年王命虢仲芮伯樂伯荀侯賈

伯伐曲沃而卒不能服所謂王事靡盬也僕爰株

噴無成無之故不能力田以養親也蒼天之吁怨

曲沃非怨

豈曰無衣七分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無衣

美韋素也晉趙盾然之逼生死存亡不能自保故不如韋素之安然自得也禮侯七命王之卿

不命諸侯入爲王卿則康六命之衣詩人或曾入爲玉卿故變七言六也問何不言請衣曰請衣當無七衣也而曰豈曰無衣不類也詩無稱天子以子者灰雖肆請命也而曰子亦不類也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隨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杜喻賢道左喻隱居僻地適我適賢者也特然之杜生于道之左矣彼居高之君子倘肯下顧而適我乎如果中心好之曷不飲食之也

有林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嗟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生道周大道之旁也道左隱故曰適我  
道周則往來可見故但望其來遊耳

杖杜

刺不用賢也

葛生蒙楚蔕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誰與獨處兩轉句言我

將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蔕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

悼亡也上二節過墓生哀中一節視物使人末二節則曠日之矢也問或以此爲夫亡送葬

之作曰葛生蔽蔓卽墓有宿草之意與新葬不符  
日子美曰誰與亦非女子口吻曰百歲之後歸行  
其居在女子自是當然在男子倍覺多情  
也三百篇中豈盡皆貞女無一義夫哉

采芩采芩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芩采芩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芩采芩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芩

刺耽讒也芩古蓮字采芩而書以山之巔言不  
足信矣昔者茶也處處有之不於山之下也詩

燕齊也各方有之不必山之東也首章  
欺以事之所無二三章感以事之所有

唐十二篇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遊者其  
嗇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遊者其  
亡

車鄰

養庶老也車馬用以召老若乘之而來者也未  
見君子寺人之令何其尊嚴既見君子並坐鼓

黃又何其款曲如此禮遇而有不樂乎問何知爲  
 老曰今者不樂逝者其亡豈少年人語乎何知爲  
 庶老曰見寺人之令而驚疑遠並坐之禮而驚喜  
 豈國老習見人語乎禮王制六十養于學遠于諸  
 侯如曰秦仲始有車馬侍御孝王封非子爲  
 附庸至秦仲四世前此並無車馬侍從乎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子狩

在手在媚子手也  
 媚子猶云嬖人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我則獲

奉獻也言虞人翼獻以奉之也時是也辰時  
 也左之命媚子逐禽左也會拔公舍矢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狁駢

一說款息也馬高八尺曰駢  
 載獫狁犬也款駢息馬也

馴鐵

刺禽兇也

問何言平刺徒稱翅子則非能道君於義者既待而復遊則從獸無厭也爲鐵而

戴犬視鶴乘

斬爲又甚矣

小戎伐收五莖梁軒游環宿驅陰刺簽續文茵暢載駕  
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西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驥是騁龍盾之合簽  
以履輒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輒納也合肩而納輒履舌以束

之言不用也在邑歸本國也

侵駟孔羣公矛蓋錐蒙伐有苑虎鞞鏤膺交韞二弓竹  
閉緹膝言念君子載戢載與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孔羣馬將至家奔鳴甚急今謂之懸擊也棠蔽也苑  
通蘊藏也小雅我心苑結薄韞之後背彎曲似馬腹  
故名膺也鉞同鐵  
牙尾平底如鐵也

小戎

將士西伐其妻思而賦之首章悲其去二章  
其歸主章期其成功也車修馬駕戎敗行矣以

如玉之君子而宿板屋能無亂我心曲乎使君子  
乘此車馬而歸來也街車之盾合以饋納而不用  
矣君子而在邑矣第別去之時訂何日爲歸期而  
我胡又作此念也然究有奏凱時也一日者驅馬  
奔騰而來矣牙橫陳而見鉞矣伐榮而蕪之矣弓  
韞之閉之賺之矣言念君子寢興厚歎德音秩秩  
喜可知也

蘊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兼設喻諸侯白露喻  
思澤伊人謂王也

兼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  
阻且躋遊從之宛在水中坻

兼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  
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兼設

諷諸侯朝周也兼設蒼蒼則白露爲霜矣若兼  
設采采則白露未已也所謂伊人不在此水  
之邊乎逆流而求之愈去愈遠順流而求之宛然  
在也秦水東流故云然序以爲刺襄公說者遂以  
白露爲霜喻秦政之嚴急襄公討西戎以救周厥  
功甚大子文公收周餘民岐以東獻之則文公傳  
靖公車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是爲穆公康公初  
不測其若何秦秦也商鞅作法相連虐民於秦風



予何與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暹丹其君也哉

梅當作枚古字通周南伐其條枚大雅施于條枚傳解爲桫欏卽楠今謂之皇木不開蔡地有之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敝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紀報也山石層疊若階級也堂寬平處也衛風望楚與堂

終南美省耕也不忘二字詩凡六見前王不忘謂前王也繼序思不忘謂皇王也允懷不忘謂淑人也德音不忘其德不爽壽考不忘不忘其德也此不忘二字無所屬程子謂不忘修德是從同車

願之說木篇無德守也。范處義謂不忘所屬是  
從似玉續義得解較程說爲優。但細觀卷三句與此  
章錦衣二句一例。詩稱諸侯大夫多冒服色。亦未  
足爲據也。上章結語云其君也懷二章不忘當是  
不忘民事。豈以兩章作對。炤也。終南何有。不過修  
與枚紀與堂耳。無可游觀。而君子至止。非留心民  
事。則荒遊也。奚歎歌之有條。枚發生耕時也。字紀  
覓平耕地也。意爲省耕。咏與其君也。哉民觀君也。  
齊考不忘  
君愛民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

之防臨其穴備備其慄彼蒼蒼天殲我良人如可殲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鉞虎維此鉞虎百夫  
之禦臨其穴備備其慄彼蒼蒼天殲我良人如可殲兮  
人百其身

黃鳥

序曰哀三良也棘急也  
桑棗也楚釋名辛也

歎彼晨風鬱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晨風鷹也卽五鳩中之祝鳩也春自南來見則以爲  
耕侯北林北方之林陽自南而北北林鬱春已深也

當此之時不見君子能無憂乎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矣

山有苞櫟鬪有六駉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苞飽也僦業也六古讀若溜當是劉字假借爾雅釋劉曰暴業也言木枝葉希疎也大雅將采其劉駉通駉今駉偷也其葉可食故劉采之官上飽下餓也問六字無據曰傳解駉爲食虎豹獸於義奚取葉舊解駉爲梓榆說本陸疏是矣如以六爲數曰字又於義奚取古經假借在在有之也

山有苞櫟鬪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棟利也樹輸也檉遂也淮

南子披斲撥檉註駉也

展風

刺不省耕也終南曰壽考不忘此曰忘我實多  
可以觀政矣首章言當耕之時次章言乏食當

補末章言民曾順輸於  
君君尤當加惠于下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子與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子與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子與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無衣

怨不勤王也僖二十四年襄王出居于鄭使左  
駟告難于秦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

晉文公謂之納王之功得晉所有秦人怨之于爲  
士卒相謂而隱以斥其君也袍外衣澤中衣裳下

衣周一身矣君受天子之賜民亦戴天子之恩故  
曰同袍同澤同裳也。一說定公四年申包胥入

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詩爲哀公作王爲楚  
昭王子爲申包胥仇爲吳闔廬說與詩詞略台但

此勝之詩未之能  
入于三百篇也

我送舅氏曰至淵淵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心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淵陽

東公送晉  
文公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人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讀烏夏屋一說大房也魯頌簋豆大房渠渠成行  
列之意權輿倉卒其妻也烏我乎當日之食夏屋渠  
渠也今也每食無餘矣可嗟  
乎不能承先人之權輿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

傷會也 同序與渠傳皆以爲待賢人有始無  
終曰焉其爲賢乎似食不飽而皆嗟憐與賢者

國如  
是乎

秦十篇

陳

子之蕩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宛丘

刺蕩也 子國之望也而乃遊蕩于宛丘之上  
今洵有情于子兮而克無望兮但見其擊鼓

缶于宛丘之間而無冬無夏無不逢其鷺羽也  
鷺翮也翮一作鷺鷥總羽爲之今日坐鸞足也

東門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紛紛也胡謂也宛丘聚會之地簡今之會  
場也此言男由東門而會聚于宛丘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結其麻市也娉娉

原姜原氏女也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  
公羊原仲陳大夫也市也娉娉猶傳云招搖過市也

穀旦于逝越以釀造視爾如跛貽我握椒

越去聲造也越以釀造結伴以行也視爾如跛  
貽男也握椒椒羹也

東門之枌

序疾亂也首章刺男次章  
刺女末章並刺男女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刺貧而自矜者衡門棲遲者無室矣必水樂飢  
衡門食無粒矣而食必豐飢取必妻子世家而貧者  
大率類此故詩人重戒之如曰安貧樂道則飲  
食男女守其常分必不同飢饉妻子設想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

判踰周也大旨與宛邱同宛邱判男此判  
女池水清涼漚麻則汗穢矣淑姬美好也

歌則踰周矣語彼此問答也言則不  
問而先自育愈見其放蕩無忌也

東門之楊其葉洋洋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哲哲

揚也揚也反喻人之陰抑不能自振也輝輝有光也肺肺猶輝輝也輝輝言其色之光肺肺言其形之茂也

天將明未明也

東門之楊

刺昏夜乞憐也東門之樹其葉亦輝輝也彼乞憐者昏以爲物莫然明是也

見人之不見也得乎此也煌煌終夜將明猶善者也

其門有棘斧以斫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

其門有棘之地喻亂朝棘木喻不瓦其門會當去之不已不去之也誰昔然矣猶斧子用不遺之人也其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乎不願也

倒思子

梅嘉卉喻賢人鴉惡鳥喻羣小小人樂財賢無用也  
以轉音讀若坤亦與許通義類倒用人類倒也知其  
顛倒思于已竟矣上章追各于用不  
良之人此章推究于不良所用之人

墓門

刺亂臣也序曰刺陳佗也列女傳以  
為晉大夫解居甫事與詩義不符

防有鵲巢印有旨蒼誰併子美心焉切切

中唐有龔印有旨鵲誰併子美心焉楊揚

茗通作芍萑蕻之白華也仰茶也鳥取之以實巢中  
曹堂下至門之選也龔印叛也中唐有龔印今之龔

砌路也鵲同鵲五色兒也人植之以  
作觀玩者巢龔喻君國若鵲喻賢

防有鵲巢

序曰憂讒賊也防有鵲巢則印即有美茗  
可取以備巢之用中唐有龔而印即有

鵲可移植以飾龔之觀蓋和資以成美  
也誰併子所美者而使我心憂懼也

月出皎兮使人憊兮舒舒糾糾兮勞心忉忉兮

月出皓兮使人惛兮舒舒憂憂兮勞心慙慙兮

月出照兮使人燎兮舒舒天紹兮勞心慄慄兮

月出

刺夜遊也皎月初出皎然也條結作出遊猶今  
同官曰同條也舒舒散也暗明而白也月初出

赤暗而上則潔白也潤當與通義行也鄭風溱  
其清矣照月高下黑也燎面赤有光也舒糾憂及  
天紹皆方言不可解大抵皆鬱悶之  
意故以舒字統之猶今云散鬱也

胡爲乎林林從夏南匪適林林從夏南

駕我馭馬說于林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

序曰刺靈公也株林株邑之林也  
從夏南從夏南從夏南于南株在國南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蕭喻小人苟喻賢者  
賢一人無足爲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惓惓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憂轉伏枕

澤陂

傷賢才之無用也才足有爲而事卒不可爲乃至無爲而伏枕所謂雖有老者亦無如之何也

某傳以美人爲女子碩大且卷碩大且儼似于女子不喻

陳十篇

檜

羔裘道遠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切切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

大夫去國而其友思之也首二句思舊也次二句傷今也

曰詩末言錦衣也狐裘上下之通服諸人士曰狐裘黃前論詩曰狐裘之厚以名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棘急也棘人貧寒之人也樂樂猶憂憂也言雖貧急之人亦樂樂務爲華飾故使我勞心博博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鞵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

刺華也 周序刺不能三年後人無異制也  
人喪服以麻布之粗細分不以青素別也 孟春  
問許子奚冠曰冠素論語素衣麤裘禮玉帶大  
素鞵鞵禮服守喪不剛者鞵定白色 縞衣履自  
職國以後制愈以知

小序之不足信也

庶有萋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萋楚傳云鏡弋也 萋云始生正直長大柔順不美  
草木與者喻人入而端潔則長大無情愆天之  
沃沃壯俊也

沃沃壯俊也

庶有萋楚猗猗其華夫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照有甚楚猶儺其華夫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照有甚楚

傷子之不材也。喪楚之術，儺自攻而華自  
華而實不改其觀而子所樂者則了無知

無室家之時，豈有則不能樂矣。則如舊解，異何  
也。曰：詩無專賦物而不見正旨者，則子字自不宜  
仍以甚楚解。次序云：疾恣也。說可從而又曰：疾其  
君之浮恣，以子斥君，則仍不合矣。詩賦物核，以山  
照對舉，此專言配其分位卑下  
可知故直以子作人于解似合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碩疇周道中心恒兮。

風發則天變，車偈則人危，意指犬戎之變而言。  
周道通西京之大道也。故三章云：將將西歸。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碩疇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享魚漚之香，習維將西歸樓之好音。



魚喻犬戎亨魚喻恢復西周也漢之登謂喻佐之者除也西歸謂仍都西京也德之好音知有前作頌以

贈仲仙甫  
申伯是也

匪風

勸歸也此詩作於未亡之前正東遷之初人心未定故驅匪風得曠匪車皇皇不能安席故以西歸勸之妻敬商高帝都關中以關中為形勝之地洛陽平衍無扼塞之險未有不漸即於衰弱

者詩人或見於此耳他國之詩無及此者蓋定都有年久則安之矣

檜四篇

蘇子由口即鄆新漢晉滅檜即滅檜詩不為檜而鄆為檜漢為晉何也

作于既滅之檜檜  
作于未亡之前也

曹

子游之羽衣裳楚心之要矣於我歸處

蜂游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蜂游掘閭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蜂游蜂生羽者羽長於身色白有光兩後出飛不復歸穴故名蜂游蜂游者浮遊也閭通穴管子曰張開得玉此言蜂游掘穴而出也

說讀脫解衣也小雅女履說之

子游處安其身也息靜其心也說則化其習矣

彼侯人兮何戈與股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侯何侯也股韓詩作股百通作陌三百行步大也左傳距躍三百曲躍三百百即阡陌之陌阡言縱陌言橫三百猶今云三壠也第不知古以若干廣爲一陌耳三百言躍非布武之節赤芾而躍不稱其服矣

維鵲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鵲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翼外附故以喻服味兩合故以喻媾媾婚媾也身目  
匪寇婚媾不遂其媾言求季女不能遂也不稱其服  
承首章不遂  
其媾起末章

爾令蔚兮南山朝濟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侯人

美季女也富貴不淫  
貧賤不移季女有焉

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

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并伊馱

鴈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

鴈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  
不萬年

鴈鳩

思賢君也曹之先君有賢而入爲王卿者故詩  
人思之大有與洪澳畧似鳩喻賢若桑喻王

朝其子七喻統屬諸國梅美也在梅喻能治其國  
者君子以恭已垂裳舉之轉急也在棘喻不能治  
其國者君子以不忒之儀正之榛棘也殊本國也  
猶周公佐王而伯禽治魯也故云正是國人結云  
胡不萬年言胡不萬年常在也洪澳云終不可  
此云動不萬年同一懷思而語意自別傷今之無

此賢君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兀兀叅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下泉喻俟國列喻強暴凌喻侵削苞蕭蕭喻弱小之國根類果而不實蕭蕭有用而皆蒿喻小國亦無住者黍苗根蕭蕭之反陰

雨冽泉之反膏浸之反也

下泉

序曰思治也上篇先言治而以胡不萬年結之見今之不治也此先言亂而以四國有王郇伯

勞之結之望以

古治治之也

齒四篇

古齒考地在鎬京東北黃河西畔今延安府地非  
今之邠州也延安之西爲慶陽古不密所居西公  
劉居邠遂名其地曰北邠後魏改東漢之新平曰  
南邠又固北邠而名之也唐因之曰邠州指其西  
北來水名之曰沮指其西之小水來合者應變之  
曰疑卽是漆名其西南故城曰古公城由是考邠  
者確以有唐之邠州當之矣試以經文證之其地  
跨漆沮故曰白土沮漆南臨渭水故曰涉渭爲亂  
其地多山故曰我徂東山渭水自西南來洛水自  
北而南合於渭太王遷岐率水西岸而行故曰率  
西水游季札觀樂歌曰其周公之東乎蓋時至  
春秋人猶知邠在鎬京東也若以唐之邠州爲古  
邠則無一合者邠州在古鎬京西北也又車攻吉  
曰一時之持車攻曰東有蒹葭曰漆沮之從  
東如漆沮亦一證也今以東爲東都南爲南田故  
爲故邠皆非是○漆沮卽洛水考雍州水分三條

寺司

卷三

七

禹貢渙野渭水南條也。漢注曰：從言北條也。但  
 一名洛洛古音讀若路與沮通音義涉之為濟也。  
 禹貢雍州無洛名。周禮云：其後渭洛其川。漢注  
 亦沮名。禹貢言水舉其大者何。和嶷曰：洛即水  
 之所謂沮也。孔安國曰：洛沮二水名。亦曰洛水。私  
 誤。楚曰沮在涇東。今名曰洛。是沮洛一水而二名  
 也。今人不考洛水源流而但取後世懸疑之洛沮  
 紛紛致辨失其本矣。按渭水出渭源縣漢曰首  
 縣。鳥鼠山西有城曰渭源。城由雍州南境東流折  
 而東北至朝邑入河。洛水出口外經定邊山。瑣  
 北環縣古名渭源。縣東經中郿洛川白水。同州  
 朝邑入於渭。現今洛徑入河。失其故道。水勢之一  
 變也。○內水考洛水即古沮。禮之各經書確無可  
 疑。然則臨流合渭之沮水皆後人懸疑。非古所謂  
 沮也。明矣。地理今釋云：沮水出中郿縣流經首  
 同官二縣。境至瑣州會洛水入富平。縣界石川  
 河又南流至瑣瀆入渭。程大昌曰：雍地即洛沮所

貢之滌沮惟高平石川河正當其地知今之所謂  
洛卽古之所謂沮則知考沮者不得以石川河當  
之矣然則所謂石川河者既非古沮亦非無名小  
水以書詩證之蓋古汭水也禹貢曰滌屬汭汭  
汭汭三者均不可暑故以在中之滌聯絡左右之  
水滌合滌于高陵汭响滌合滌于臨瀘故先滌後  
汭也若以滌水上流之汭爲古汭則當云滌屬汭  
滌不當云滌屬汭汭也又禹貢言貢道曰浮于積  
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滌汭所云會者貢道會也  
自其近河處言之也豈有舍近河之大水而取千  
里外無關於貢道之汭以足其句者乎禹貢之文  
斷無若是又傅公劉曰汭鞠之卽今所謂汭水合  
于涇州卽以今邠州爲古鞠相距近二百里止旅  
難密如之何卽也若距古鞠當六七百里矣以是  
知今所謂汭非古汭也今所謂石川河之沮乃古  
汭也公劉自北而南建國于鞠北跨滌沮南歸于  
鞠西卽于汭其地正在鎮京東北也至水經注解  
汭字引杜預說曰水之隈曲爲汭又引王肅說曰



納入也是以泗爲非水名也然以涇屬渭泗之文  
証之則渭泗之泗自是水名而泗轉之卽亦不宜  
以鄭氏以水內爲解也泗詩作芮集傳曰芮水名  
○漆水考書曰漆沮既從詩曰白土沮漆又曰漆  
沮之從是二水合流確無可疑宜考洛水源流旁  
有大水來合者卽漆也不知考洛自無從得漆矣  
水經言沮云入于洛言漆云入于渭是分漆沮爲  
不合流之二水史記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過  
漆沮入于洛是分漆沮與洛爲三水故水經註云  
今書互異考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浮無以辨  
之而要難辨也知邠州非古豳則豳者可立辨  
矣○陝西延安遙西于古爲荒蕪豳山密林車馬  
不通后稷始封于邠卽今武功地不密窺于豳  
則隨戎翟之俗逐水草遷徙無定居可名也公劉  
定宅于豳亦無城郭官廡故至太王猶曰陶復陶  
穴未有室家也太王去而舊豳樹作楸松柏如  
故矣周公避居于此不知若何荒涼豳記魯史家  
謂周公奔楚非荆楚也豳木爲楚奔楚號曰奔林

也而以七月爲幽地民風未敢違信也然則幽何  
以有詩曰公不居幽幽無詩矣七月鴟鴞東山皆  
公作破斧則從公祖幽者之作伐柯以斲則幽人  
之頌公者故並繫之天下之詩皆編南雅而幽爲  
別冊後世各國之  
有詩幽先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  
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唆至喜

通篇以此章爲綱前六  
句謀衣後五句謀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  
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祁祁女心傷悲殆及

公子同歸

前章言九月授衣者意重授衣也此覆言者意重九月也言授衣雖在九月而謀衣則始于春日也采蘋承祭也教成而祭女將適人故心悲也蠶事通乎上下貴介之女亦同巫事故曰迨及公子同歸正義以女公子爲解非是下文兩言公子也此章言謀衣以求桑采蘋分對故重言春日也求桑巫蠶采蘋並嫁衣也詩主紀時此獨兩言春日其卽五之日乎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  
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

子裝

八月萑葦句夫文義疑有訛字夏小正七月漚荼註漚聚也或漚訛爲萑與前句存曰三月蠶生之時故

求桑桑此言蠶月五月蠶簇之時故言保桑也詩  
阿茂盛也小雅照桑有荷桑俊後新生者曰女桑言  
俊彼速揚者正爲荷彼女桑以備來年再取也莊  
預之於前荷桑籌之於後也此章以養蠶續麻分  
針蠶絲貴而難故詳言之續麻而易故畧言之也  
結云爲公子裳正應迨及公子同歸何不言已衣而  
矣衣頂

四月秀麥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箚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其縱

### 嚴研于公

此章言謀稱事以于貉其同分對于貉獻皮其同獻  
賦獻賦亦獻皮也問迨叙四月何謂也曰皆爲于  
貉其同言之秀麥草茂之候鳴蜩林將之候言其時  
之不可田也八月其穫而刈也十月隕箚而水凍故

一之日二之日繼起有功也箋云四者皆成物將來之候後儒遂有一陰初生之說一之日賦發亦爲一陽初生

記乎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墮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此章結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之言而補言謀居事者有衣有褐而居室不治猶未可以卒歲也 附遺述五月何謂也口亦爲入室言之動股振羽物散處於野喻斯時之民亦胼手胝足散處於野也至蟋蟀入牀下而人亦入室矣前章以草木紀候此以草蟲托興八十八句中向警有一字樹文

六月食鬱及藟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劓棗十月穫稻爲

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苴來茶  
新樽食我農夫

鬱莫山果早熟而罕故采以養老菽言烹蔬類也今  
菜豆腐豆之屬菽當是漢字之故今謂之煮糜稻不  
至十月始穫也菽與收同音苴草也大雅如彼棧苴  
直收草薪取木也作麻子解與下文稷通下二章  
苴謀食此爲蔬果之  
食以養老食農分對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穰禾麻菽麥嗟我農  
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官功盡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

此言謀食而又補苴謀居事古箋云都邑之宅首  
章首于邦通田間也此言上入歸都邑也登爾二句

與塞向二句通對互文也彼修其內此治其外也  
其事無定期故不言曰言月而以盡宵概之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朋酒二句倒裝言殺羔以饗朋也 此言衣食既足  
之後進之以禮節也二之日四句重喪祭也九月四  
句篤賓朋也末三句感若恩也爲公子裳爲公子裘  
蘇肝于公躋彼公堂稱彼兕觥上下情通是之謂大  
同

七月 授民事也與夏小正同旨小正以時執事故時  
叙而事分七月以事繁時故事整而時終衣食  
爲本穀桑爲經居室田獵婚姻喪祭養老親上禮  
列其間備之以無樂之以有備之於先預之以後

飛潛數植皆爲憲書告戒丁率以教天下之民非  
專言禮俗也蔡之幽者公孫幽時作也非專陳王  
前也引陳舊業者泥于序說也洛誥曰茲子其明  
德哉乃以此耳孔子曰於七月知周公之所以造  
周也箋以首二章爲幽風自崔蒞至以介皆齊  
爲幽雅自食瓜至末爲幽頌而其性周禮則又以  
言樂書事爲風之類歌于報舉趾亦爲雅之類歌  
獲稻躋堂事爲頌之類其立說已自相矛盾王肅  
又以爲本有是詩而亡之後儒又以七月爲幽風  
楚茨四篇爲幽雅載芟良耜等篇爲幽頌不知幽  
之爲詩亦猶邶耳所云吹幽亦猶歌邶歌邶耳  
如有幽雅幽頌之名見於周禮曰  
日幽雅幽頌之名見於周禮曰  
惟其見於周禮乃愈不足信矣

鷓鴣鳴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思斯勸斯嚶子之聞斯

鷓鴣鳴武庚子喻管蔡武庚與管蔡昵比爲奸故曰  
既取我子傳謂軍亡二子於時義不合後則猶世阻



之子孫支  
而不經矣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予手拮据予所得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  
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  
音啜啜

鸛鳴序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  
以遺王名之曰鸛鳴焉集傳云爲鳥言以白此  
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白歸我  
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峭崿者蠲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

我祖東山祖幽也怕怕不歸出避之初心也我來自東悔而迎也霖雨其濛王澤下逮也士事也故卜也齊攸卜功臣行故卜行期也言附西歸之命即製行衣不事故卜行期也

我祖東山怕怕不歸我來自東霖雨其濛果臝之膏亦施于字伊威在室蠙蚶在戶町唾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熠燿傳曰燿也燿螢火也而下文有熠燿其羽故某傳以宵行為虫名然亦無可據疑蒙上文鹿字言鹿之熠燿宵行于町也

我祖東山怕怕不歸我來自東霖雨其濛鵲鳴于埳埳

雙子室澗埽穹室我征事至有敦瓜苦烝在粟薪自我  
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耀其羽之子于歸皇矣其馬親結其綯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東山

周公百歸勞從行歸土也 誓我之弗辟一大

疑案史記謂弗辟緹緹政孔安國謂弗致存于管

蔡邕氏謂弗辟位而去以詩文證之鄭說爲優九

段曰公歸無所此出避之一証也又曰公歸不復  
又曰無以公歸此悔而迎之一証也居東亦  
疑案鄭氏以東爲東都管蔡未平之日無所爲東  
都也則居東自宜以居幽爲的解我徂東山徂幽  
也幽在覆山之中也周公東征東行也非征伐也

詩錄非征伐之器也季札曰其周公之東乎此是  
爲我徂東山周公東征之証矣詩言征伐多多陳  
兵車旒旗等器詩無一字及之且殷都平衍無山  
可言何曰伐徂東山也東征般畔畔平則歸何又  
曰滔滔不歸也重言不歸者蓋出避之初意計終  
身不復歸也但卽詩文尋味之若東爲若歸無  
疑義也至征東一案有可疑者管蔡懼者公可放  
爲流言以去公公去而般畔二公當國川兵與否  
豈兩國相安於無事必待悔迎之後而始東征也  
豈未言征東事詩亦無之史記云周公東征三年  
而畢定孔安國以居東爲東征鄭氏以謂居東二  
年悔迎之後又東征三年未審其說之孰是存疑  
也

既彼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鋸周公東征四國是嘒哀我人斯亦

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鋸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

孔之休

破斧

周公徂幽從行者喜而賦之也斧喻公斯鋸鋸喻公左右公去則所屬皆廢也東征東行徂幽

也東去而四國疑釋故曰皇曰陀曰道也通通作擊斂聚也將相將逝幽也 問舊以此篇爲征東

曰此因有斧斯字也公劉之詩曰于戈成揚爰方啟行則斧斯亦行路之備也鋸爲釜屬鋸爲木鑿

尤非用兵之器且東征武庚

于邪何涉而列之邪風中乎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喻平殷咩喻公言伐殷非公  
不能克也取妻喻迎公媒喻使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遵豆有踐

承言伐何者言先伐紂後伐武庚故曰其則  
不遠之子謂使臣踐履也言履席食遵豆也

伐柯

九罭之魚鱗魴我觀之子表衣繡裳

鱗魴小魚而身有文采喻裘繡魚在明喻不能有爲  
也幽人不願公去故怨之子而薄之俗語云只會  
喫飯穿  
表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喻公遵渚喻居幽無所言公失位也女  
謂使臣言公歸無所可與女同處於幽也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遵陸喻歸則言公歸朝則不復來不遇與女同此信宿耳處言久居宿言暫次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表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重呼使臣而告以留公之意也

九罭

王使大臣迎公而兩人留之也首章公與使臣並提二三章台使臣四五章自今末章收結

分代柯九罭爲二篇豈未見兩我觀之子句乎問合二詩爲一篇其說似合然當以何者名篇曰

名篇之字有自後人增者說見小雅不致妄剛也仍之以存古意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跋拔也狼行前軒故跋胡喻公之與周也蹇蹇也尾曳而不舉故曰蹇尾喻公之遭變也

狼戾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跋

美公能處變也首章言公將與用而遭流言之  
禍次章言雖遭變而公其能辨明也故曰德音

不瑕

幽七篇

合伐柯九篇爲一篇則止六篇